



弁言

1.1

1.1.1 緣起（一）

想起我與禪的關係，說來話長。最早大概是青少年時期，看《紅樓夢》，第九十一回寫黛玉和寶玉用禪語問答：

黛玉乘此機會，說道：“我便問你一句話，你如何回答？”寶玉盤著腿，合著手，閉著眼，掀著嘴道：“講來。”黛玉道：“寶姐姐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姐姐前兒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今兒和你好，後來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”寶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“任憑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飲。”黛玉道：“瓢之漂水，奈何？”寶玉道：“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。”黛玉道：“水止珠沉，奈何？”寶玉道：“禪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風舞鷓鴣。”黛玉道：“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。”寶玉道：“有如三寶。”

話撲朔迷離，像是句句有言外之意，覺得有意思。甚至覺得巧，因為化顯為隱，使難說的變為可以說。

過了些年，興趣早已離開編撰的故事而轉到實在的人生。自己思索，疑難很多，於是求外援。希望能夠“朝聞道”；未

能如願只好多方尋求，看看所謂賢哲都是怎麼想的。這包括古今中外。這裏撇開外和今，專說中和古。就現存的文獻說，儒家大概是最靠前的（《老子》時代有問題），道家大概是最深入的。順路往下走，自然會碰到佛家。儒家講“率性之謂道”（《禮記·中庸》），也講修齊治平（指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見《禮記·大學》）。道家講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（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），也講“治大國如烹小鮮”（《老子》第六十章）。只有佛家，總是喊“生死事大”，雖然也不能不把在上者奉為大檀越。總之，與孔孟、老莊相比，釋迦的思想言論似乎離個人更近。於是看，通過空、有，通過般若、法相，等等，想大致了解，對人生，他們是怎樣看的，對其中較為突出的問題，他們是怎樣對付的。五花八門，但也萬變不離其宗，是以“悟”力脫“苦”境。悟，何以能得？於是就不能不碰到“禪”。這之後，就扔開俱舍、法華等等而讀《古尊宿語錄》《五燈會元》一類書。一讀才知道，這些所謂禪師比黛玉和寶玉厲害得多，因為二玉的話雖然迷離，卻沾邊，禪師的話是不沾邊，甚至像是夢中說囈語。舉一點點為例：

① 黃檗希運禪師——（丞相裴公）問：“聖人無心即是佛，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？”師云：“法無凡聖，亦無空寂。法本不有，莫作無見；法本不無，莫作有見。有之與無，盡是情見，猶如幻翳。所以云：‘見聞如幻翳，知覺乃眾生。’祖宗門中只論息機忘見，所以忘機則佛道

隆，分別則魔軍熾。”

（《古尊宿語錄》卷三）

② 趙州從諗禪師——僧問：“如何是古佛心？”師曰：“三個婆子排班拜。”問：“如何是不遷義？”師曰：“一個野雀兒從東飛過西。”問：“學人有疑時如何？”師曰：“大宜小宜？”曰：“大疑。”師曰：“大宜東北角，小宜僧堂後。”問：“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？”師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幾時成佛？”師曰：“待虛空落地時。”“虛空幾時落地？”師曰：“待柏樹子成佛時。”（《五燈會元》卷四）

③ 臨濟義玄禪師——上堂。僧問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師豎起拂子。僧便喝，師便打。又僧問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師亦豎起拂子。僧便喝，師亦喝。僧擬議，師便打。師乃云：“大眾！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。我二十年在黃檗先師處，三度問佛法的大意，三度蒙他賜杖，如蒿枝拂著相似。如今更思得一頓棒吃，誰人為我行得？”時有僧出眾云：“某甲行得。”師拈棒與他。其僧擬接，師便打。（《古尊宿語錄》卷四）

④ 昭覺克勤禪師——入侍者寮。方半月，會部使者解印還蜀，詣祖（五祖法演，非弘忍）問道。祖曰：“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？有兩句頗相近，頻呼小玉元無事，只要檀郎認得聲。”提刑應“喏喏”。祖曰：“且子細。”師適歸，侍立次，問曰：“聞和尚舉小艷詩，提刑會否？”

祖曰：“他只認得聲。”師曰：“只要檀郎認得聲。他既認得聲，為甚麼卻不是？”祖曰：“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庭前柏樹子。聾！”師忽有省。遽出，見雞飛上欄干，鼓翅而鳴，復自謂曰：“此豈不是聲？”遂袖香入室，通所得，呈偈曰：“金鴨香銷錦繡幃，笙歌叢裏醉扶歸。少年一段風流事，只許佳人獨自知。”祖曰：“佛祖大事，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，吾助汝喜。”祖遍謂山中耆舊曰：“我待者參得禪也。”（《五燈會元》卷十九）

例 ❶ 雖是正面說，可是拈舉有無，意思玄遠，並且有矛盾。例 ❷ 大部分是所答非所問；至於大宜（便）小宜（便），簡直是開玩笑。例 ❸ 近於演啞劇，用形相表玄意。例 ❹ 只有佳人獨自知的風流事竟是非小根劣器的造詣之證，而且徒自信，師印可，他們共同的（假定能夠共同）意境究竟是甚麼？這裏面應該有看人生、對待人生的所謂“道”，可是這道是怎麼回事？簡直莫明其妙。

有那麼一種講歷史的書，觀點鮮明，解決這個疑難的辦法很乾脆，用一種中藥名為“一掃光”的，說都是欺騙。欺有外向、內向之別，外向（欺人）比較容易講；內向（自欺）不容易講，因為牽涉到主觀、客觀的問題，相對真、絕對真的問題，還牽涉到雅名所謂立場、俗名所謂眼鏡的問題。在這種地方，我們最好還是虛心一些，暫不戴有色眼鏡，看看大批語錄所反映的，作為人生之道，究竟是怎麼回事。顯然，其中會

雜有渲染，甚至誇大，更甚至自欺欺人。但璞中有玉也是世之常理；正面說，我們總不能設想，禪宗典籍中所說，許多古德的思想與行事，都是假的。儒家講究“躬自厚”，“能近取譬”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，我們可以本此精神想想，有不少古德，甘居草野，粗茶淡飯，不娶妻，如果他們沒有與常人不同的想法，或說所謂“信”，這辦得到嗎？如果還覺得這不算甚麼，就無妨自己試試。這是內證。還有外證，是一千多年來，禪影響很大，如上面所引，連年輕的蘇州姑娘林黛玉，到有難言之意難表之情的時候，也不得到這裏來討點巧；至於不年輕的秀才們或老爺們，如白香山、蘇東坡之流，就更不用說了。

禪是客觀存在。可是禪的語言多以機鋒出現，言在此而意不在此，打破了“名者，實之賓也”的表達規律，因而以言考實，它就如《老子》所說：“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”象，物，精，都真而有信，遺憾的是外面有恍惚、窈冥罩著，我們只能覺得有而看不清形質。多年以來，由讀書的角度看，中文典籍，包括四部九流，我感到最難讀的是禪宗語錄。儒家的“中庸”“慎獨”等，道家的“逍遙”“坐忘”等，不管意思如何微妙，總容許由字面探索。禪則不然，面對文字，卻不能照文字解，打個比方說，甲約乙在北京站見面，乙知道必不是北京站，那他到哪裏去赴約呢？這是雖見文字而幾乎等於不見文字。當然可以臆測，也必致臆測，如由“北”而聯想到北新橋，由“站”而聯想到永定門車

站，等等，可是怎麼能知道某一種聯想可能正確甚至一定正確呢？不能知道，說嚴重一些，那就是讀了等於不讀。情況就是如此。但知難而退也不易，因為探討人生，總不能不聽聽禪家的發言。結果就成為進退兩難：吃，怕燙；不吃，饑得慌。對於禪，很長時期心情就是這樣。

1.1.2 緣起（二）

四十年代後期，由於某種機緣，我主編一種研討佛學的期刊《世間解》。約稿難，不得不廣求師友。其中顧羨季（隨）先生是熟悉禪的，於是就求他寫了《揣籥錄》（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《顧隨文集》）。揣籥的典故來自蘇東坡《日喻》：“生而眇者不識日，問之有目者。或告之曰：‘日之狀如銅盤。’扣盤而得其聲，他日聞鐘，以為日也。或告之曰：‘日之光如燭。’捫燭而得其形，他日揣籥，以為日也。……道之難見也甚於日，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。……故世之言道者，或即其所見而名之，或莫之見而意之，皆求道之過也。”顧先生取義甚明，是謙遜；如果把引文中的“道”換為“禪”，義就更明，是主觀的胡猜。全文由《小引》到《末後句》，共十二章，談了禪法的各個方面，或者說，兼及表裏，兼及知行，而且妙在，推古德之心，置學人之腹，一併以散文詩的筆法出之。刊出之後，讀者很快有反應，要點有二：一是好，二是深。覺得深，我的看法，是因為：一，顧先生雖是在家人，講禪卻還是坐在禪堂之內；二，行文似是為上智說，輕

輕點染，希望讀者聞一以知十。關係重大的是前者，在禪堂之內說，一就不能不隨著禪師的腳步走，二就難於俯就常識，化為淺易。想卑之無甚高論，需要寫些初學能夠了然的文章，顧先生希望我勉為其難。我答應了，可是心為物擾，一直到五十年代初才拿筆，寫了一篇《傳心與破執》，刊在1953年11月號的《現代佛學》上。如文題所示，這是想用常人的常識講禪，可是篇幅不很長，其結果自然是，既不能全面，又不能深入，甚至比顧先生的“揣籥”更不能言下大悟。

一晃三十年過去，隨著運動動了若干次之後，心情漸漸平靜。吃飯睡覺，仍然不能不接觸人生。也沒有忘記人生。“死生亦大矣”（《莊子·德充符》引孔子語），於是有時就想到禪。漸漸還產生了弘願。我想，至晚由南朝晚年開始，在中土文化中，禪成為相當重要的成分，有相當多的人走入禪堂，企圖了他們的所謂“大事”，不走入的，有不少人樂得從禪堂討些巧妙，來變化自己的文章，思想，甚至生活，勢力這樣大，卻面目不清楚，能不能弄個放大鏡，上上下下，前前後後，左左右右，仔細看看，大致弄清廬山真面之後，把自己的所見告訴也感到困惑的人？這自然不容易，原因是一，客觀的，禪，複雜而恍惚，難於看清楚；二，主觀的，我，不只學力有限，而且缺少參的經驗。但我不想知難而退，因為我覺得，一，緊跟著品頭論足，總會比目不邪視看得清楚些；二，細看，有個印象，舉以告人，總會比沒有人過問好一些。本於這樣的弘願，或這樣的妄念，我決定試試。

1.2

禪內禪外

說禪，書名的前半是“禪外”，有人會想，這是表示自己是門外漢。這樣理解對不對？也對也不對。對，因為一，余生也晚，即使想參禪，已經沒有曹溪、百丈、雲門等等那樣的環境；二，讀語錄，如果說間或還能心領神會，所領所會的大多是各式各樣的機鋒之下的“不契”，而不是聽驢叫、見桃花而悟的“悟”。但這沒有甚麼大妨害，因為就是唐宋時代走入禪堂的人，也是不契者很多而悟者很少。這樣說，謙遜不謙遜也就關係不大；在禪外說，應該還有另外的或說積極的理由。

1.2.1 在外有自由

在禪內，我的理解，是走入禪堂，踏著祖師的足跡，求了所謂生死大事。這樣做，思想方面必須有個前提，是相信生死事大，並且可以通過悟求得解脫。這，換句話說，是自己先要成為信士弟子。成為信士弟子有甚麼不好嗎？人各有見，知行貴能合一，新的說法是信教自由，當然沒有甚麼不好。問題是，這裏的要求不是走入禪堂坐蒲團，而是想搞清楚，坐蒲團，以及所言所行，尤其所得（如果有），究竟是怎麼回事。還是用上面用過的比喻，這是用放大鏡，上下前後左右仔細端詳某種對象，而不是自我觀照。仔細端詳，可以看見桃腮杏眼；但也有可能，看見的不是桃腮杏眼，而是某處有個傷疤。